

唐宋傳奇集

(下)

魯迅 校錄

蔡義江 蔡宛若 今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 序例

魯迅

東越胡應麟在明代，博涉四部，嘗云：「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其言蓋幾是也。饜於詩賦，旁求新途，藻思橫流，小說斯燦。而後賢秉正，視同土沙，僅賴《太平廣記》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顧復緣賈人質利，撮拾雕鐫，如《說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說》，如《龍威秘書》，如《唐人說薈》，如《藝苑摛華》，為欲總目爛然，見者眩惑，往往妄製篇目，改題撰人，晉唐稗傳，黥剝幾盡。夫蟻子惜鼻，固猶香象，媼母護面，詎遜毛嫵，則彼雖小說，夙稱卑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乎？而換

頭削足，仍亦駭心之厄也。昔嘗病之，發意匡正。先輯自漢至隋小說，為《鈎沉》五部訖；漸復錄唐宋傳奇之作，將欲匯為一編，較之通行本子，稍足憑信。而屢更顛沛，不遑理董，委諸行篋，分飽蟬蠹而已。今夏失業，幽居南中，偶見鄭振鐸君所編《中國短篇小說集》，掃蕩煙埃，斥偽返本，積年堙鬱，一旦霍然。惜《夜怪錄》尚題王洙，《靈應傳》未刪於遜，蓋於故舊，猶存眷戀。繼復讀大興徐松《登科記考》，積微成昭，鈎稽淵密，而於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傳》作證。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彌歎雖短書俚說，一遭纂亂，固貽害於談文，亦飛災於考史也。頓憶舊稿，發篋諦觀，黯澹有加，渝敝則未。乃略依時代次第，循覽一周。諒哉，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怪餘風，而大增華豔。千里《楊娼》，柳程《上清》，遂極庠弱，與詩運同。宋好勸懲，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惟自大曆以至大中中，作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於前，蔣防、元稹振采於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特《夜怪》一錄，顯託空無，逮今允成陳言，在唐實猶新意，胡君顧貶之至此，竊未能同耳。自審所錄，雖無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復念近數年中，能懇懇顧及唐宋傳奇者，當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說淵，獻

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將稍減其考索之勞，而得翫繹之樂耶。於是杜門攤書，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結願知幸，方欣已歎，願舊鄉而不行，弄飛光於有盡，嗟夫，此亦豈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猶有雜例，並綴左方：

一、本集所取資者，為明刊本《文苑英華》；清黃晟刊本《太平廣記》，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治通鑑考異》；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校以明張夢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明鈔本原本《說郛》；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叢書》等。

二、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煊赫，或本書已亡，亦不收採。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裴鉞《傳奇》之《崑崙奴》、《聶隱娘》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然《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於何書，似曾單行，故仍入錄。

三、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抉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偽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遊仙窟》，為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矛塵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四、本集所取文章，有複見於不同之書，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則互校之。字句有異，惟從其是。亦不歷舉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紛煩。倘讀者更欲詳知，則卷末具記某篇出於何書何卷，自可覆檢原書，得其究竟。

五、向來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證者，時亦寫取，以備遺忘。比因奔馳，頗復散失。客中又不易得書，殊無可作。今但會集叢殘，稍益以近來所見，併為一卷，綴之末簡，聊存舊聞。

六、唐人傳奇，大為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耳目所及，亦舉一二。弟於詞曲之事，素未用心，轉販故書，諒多譌略，精研博考，以俟專家。

七、本集篇卷無多，而成就頗亦匪易。先經許廣平君為之選錄，最多者《太平廣記》中文。惟所據僅黃晟本，甚慮譌誤，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長洲許自昌刊本，乃始釋然，逮今綴緝雜札，擬置卷末，而舊稿潦草，復多沮疑，蔣徑三君為致書籍十餘種，俾得檢尋，遂以就緒。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則已貽我於年餘之前者矣。廣賴眾力，才成此編，謹藉空言，普銘高誼云爾。

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歎，余在廣州。

# 前言

蔡義江

唐代是我國小說發展史上極重要的時代，要說我國的小說是從唐代開始的，這也沒有甚麼不對，因為在唐以前，小說還處於雛型階段，如六朝志怪小說，嚴格地說還算不上小說。只有到了唐代，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小說，那就是傳奇。因其事屬奇聞，或情節離奇，或傳神奇怪異之說，故名，其實就是唐宋文言短篇小說。傳奇之稱是稍後才有的，它起於晚唐人裴鉞的文言短篇小說集《傳奇》（其書已佚），與後來戲曲中特別是明清時代以唱南曲為主的戲曲形式也稱傳奇是兩碼事。

作為文學作品的小說，從情節敘述到細節描寫，都應該是有意識地運用想像和虛構，也必然有文采藻飾的鋪陳和渲染，唐人傳奇之有別於六朝志怪，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小說，主要就在於這一點。魯迅在他校錄的《唐宋傳奇集·

序例》的開頭，就引明代胡應麟的話說：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采無足觀。

「傳錄舛訛」往往出於人們頭腦中神鬼怪異的迷信觀念，而「作意好奇」或故「設幻語」，則是自覺地在運用文學創作手段。因而在表現上也就有精粗之分。唐傳奇「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講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中國小說史略》）。此外，傳奇的題材也比志怪大大擴展了，增加了許多社會內容。歷史的、政治的、官場的、市井的、家庭的、愛情婚姻和婦女的……形形色色，豐富多采。人物塑造、情節構思、語言文字等等藝術技巧，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時也形成了傳奇文體自己的特色，即不少作品往往文中有詩，韻散夾雜；以記敘為主，又兼有議論，也就是通常所謂的「文備眾體」，對後來的小說也有很大的影響。總之，傳奇的產生，使小說成了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

傳奇的發展，大體有幾個階段：初盛唐是志怪到傳奇的過渡階段，所存作品甚少，僅王度《古鏡記》、無名氏

《補江總白猿傳》和張文成《遊仙窟》三篇，內容多荒誕怪異。中唐是傳奇最繁榮的黃金時期，作品數量多、質量高，現實性與社會意義也大大加強，諸如《枕中記》《柳毅傳》《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李娃傳》《長恨傳》《鶯鶯傳》等名篇佳作，都產生於這一時期。晚唐時，傳奇則趨向低落，數量雖仍不少，質量卻大不如前；唯此時多傳奇之專集，如牛僧孺《玄怪錄》、李復言《續玄怪錄》、牛肅《紀聞》、裴鉞《傳奇》、皇甫枚《三水小牘》等皆是。至宋代，已是餘緒，文多迂腐拘板，無可稱道。魯迅在《序例》中有一段話，概括得十分精切，他說：

王度《古鏡》，猶有六朝志怪餘風，而大增華豔。千里《楊娼》、柳琨《上清》，遂極卑弱，與詩運同。宋好勸懲，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惟自大曆以至大中中，作者雲蒸，鬱術文苑，沈既濟、許堯佐擢秀於前，蔣防、元稹振采於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輩，則其卓異也。

此可謂定論。

《唐宋傳奇集》自魯迅校錄完畢之日起，迄今已有三分之二世紀，但它仍然是一部在一般閱讀和專業研究上都非

常有價值的書。用白話翻譯出來，以方便讀者，讓它成為普及讀物，使更多的人能觀瞻我國唐宋時期優秀的古典短篇小說的丰采，確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唐宋傳奇集》與後來的各種同類選本比，是有其特色的，大略有以下數端：

一、只收單篇作品。如其《序例》所說：「本集所取，專在單篇。若一書中之一篇，則雖事極煥赫，或本書已亡，亦不收採。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裴鉞《傳奇》之《崑崙奴》、《聶隱娘》等是也。皇甫枚《飛煙傳》，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然《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於何書，似曾單行，故仍入錄。」

二、重唐輕宋，黜偽求信。《序例》說：「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製則頗加抉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偽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遊仙窟》，為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矛盾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

三、擇體較寬，足廣視野。所錄之作，有的為當今小說選本所不取，如李吉甫《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即是。或以為既稱「論」，當入文集，非傳奇小說者流，魯迅則不泥於此，但重其實質。至如後三卷之《隋遺錄》《煬帝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及太真、飛燕、梅妃、師師

諸外傳、別傳，又以其體近史傳，亦多不選。本集則不拘一格而收之，以補正史之闕，足廣讀者見聞，亦見當時傳奇之風浸淫之廣。

四、用心校勘，將可資參證的材料寫入附記。本集經許廣平相助選定後，魯迅曾搜集多種善本互校，遇「字句有異，惟從其是」，並於書末出「校記」，注明某篇出於何書何卷，列某句某字在諸本中之異文。所取文字雖偶有一二處可商，後來學者亦有撰文補正者，然其用心之勤，功力之深，遠非根基淺薄之輩可及。又魯迅於卷末附《稗邊小綴》，是他平素「涉獵雜書，遇有關於唐宋傳奇足資參證者」，隨手寫取積累而成的；唐人傳奇被金元以後的曲家、通俗小說家所取資的特多，凡耳目所及，也都略舉以備考。這些都有參考價值。總之，徵集舊聞，廣賴眾力，成書不易，故魯迅頗自珍惜。

將文言翻譯成白話，難處在保存原作文字的風格和微妙之處。這和將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情況完全一樣，文字愈精妙的就愈難譯，要不損傷原作的妙處幾乎是不可能的。我讀到魯迅《序例》最後幾句話「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歎，余在廣州」時，就想到，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有本領將這十三個字譯得跟原作一樣好。

傳奇「文備眾體」，雜有詩賦詞曲的作品不少。有的僅兩句、四句，有的一篇之中有好幾首，最長的有像《長恨歌》之類的長詩。倘若不翻譯，工作似乎只做了一半；要譯出來，困難自然要超過譯散文，因為至少總要譯得像詩詞的樣子。經過實踐，我們感到比較可行的辦法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不強求劃一。詩，一般都翻譯，並大體押韻，以免過於散文化；但遇有個別極淺顯易懂、與白話沒有多大區別的詩或民謠，就不一定再添幾個字，硬是畫蛇添足地改變它的原樣。因為我們不是為翻譯而翻譯。好比如說，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一首，除了可將「舉頭」改成「抬頭」外，還能怎麼個譯法？還有甚麼譯的必要！所以偶而碰到這類情況，我們也有保持原詩原句或只改其一二字的。

文中也有寫對對子的，這與律詩中的對仗還不一樣。律詩中的對仗，翻譯成白話，能對固然好，不能對的，不對也不要緊，因為文中反正只說做詩；對對子則不同，若譯出來不成對子，算個甚麼呢？而且對對子完全看你用字造句的技巧，所以不能譯也不必譯。若句子中有不太好懂的地方，我們只加括號解釋。

詞曲的語言多數比較淺顯，偶有幾處太文、不夠暢明的，我們採用「半譯」的方法來解決。也就是說，只改換

或增加幾個字，有時一句分作兩句，使之既易於理解，又能保持長短句搭配的自然音節，仍像一首詞曲的樣子。想必讀者不會誤認為某詞牌、曲牌的字數句數，就是經我們改動過的格式。這是嘗試，是否妥當，得失如何，只好請讀者來評定了。

原書正文中有些加括號的注文，我們這次翻譯時，多數還是保留了；也視情況有所增刪。增加最多的是《東陽夜怪錄》，因為該篇所述，是諸多動物化為精怪，彼此高談闊論、吟詠詩作的故事，引用古籍中有關動物的典故和雙關語特多。這使我們在翻譯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為只有把難懂的古語換成通俗的今語才算譯，然而改換語詞又會同時失去其諧音、雙關的妙處，典故用在詩中而兼有這些作用的地方更是如此。所以要解決這一矛盾，在用語上便頗費斟酌。在這方面，我們確是花了不少氣力。實在難以兩全的，就只好藉助於注文來彌補了，想必讀者是能夠諒解的。

傳奇既是小說，寫到某些歷史人物、事件，雖可能也有某些事實或傳聞的依據，未必盡屬虛構，但核之於史實，則又常常有年代先後或地名人名之謬誤。如《隋煬帝海山記》稱「煬帝生於仁壽二年」，仁壽二年為公元602年，其時煬帝已34歲，兩年後便殺文帝即位。又稱「帝名勇」，煬帝名廣，這些地方錯誤太明顯，若不指出，怕貽誤

歷史知識不太多的讀者，我們加了極少量的注說明之，或同時作了校改，但一般的錯誤，都不注不改。因為畢竟是小說。又如《隋遺錄》記虞世南作《應詔嘲司花女》詩，後人不加審辨，在編纂《全唐詩》時，也將此詩收錄於虞世南名下。其實，隋代還根本沒有七言絕句，更不必說完全合律的七絕了，它只不過是晚唐小說家自己的創作。煬帝的《雙調望江南》詞八闕也是如此。又，有些作品如《周秦行紀》、《隋遺錄》等的作者，多係當時人及後人偽託，魯迅先生在《稗邊小綴》中已有考證。諸如此類，我們也不特別加以考證，因為從學術角度研究傳奇不是我們譯書的任務。我們只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不要把傳奇小說中所述種種，當作一般史料來看待。

某些名物、語詞，因年代久遠，不得甚解又一時無處查考的情況，也會偶而碰到。翻譯不同於注解，可以據實注明「未詳」，或乾脆過去不注，所以，要想完全避免望文生義、強作解人之誚，也並不容易。好在這種地方不多，碰上了，我們只好抱着對讀者負責的態度，多加斟酌，謹慎下筆，不自以為是。

語譯古籍的經驗不多，又限於水平，此書不當和疏誤之處恐所難免，還祈廣大讀者和專家批評指正。

# 目 錄

## 卷五

冥音錄	003
東陽夜怪錄	010
靈應傳	039

## 卷六

隋遺錄上	067
隋遺錄下	079
隋煬帝海山記上	090
隋煬帝海山記下	103
迷樓記	121
開河記	136

## 卷七

綠珠傳	165
楊太真外傳上	178
楊太真外傳下	202

## 卷八

流紅記	229
趙飛燕別傳	238
譚意歌傳	252
王幼玉記	271
王樹傳	285
梅妃傳	298
李師師外傳	312
稗邊小綴	328



# 卷五

【冥音錄】

【東陽夜怪錄】

【靈應傳】

## 冥音錄

原著 缺名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某孤藐而能自強。

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蒞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撻，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佑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

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

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

翼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彷彿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鶉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榭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

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即飛球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宴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

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璿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縱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眾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

數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女尋卒。

## 譯文

廬江縣尉李侃，隴西郡人，家居洛水之南。唐文宗大和初年，死於任所。他娶了個外室叫崔氏，原本是廣陵的妓女。崔氏生了兩個女兒，李侃死時，兩人年紀都還幼小，崔氏撫養兩女恪守婦道，直至她們長大，因而就安家在廬江。李侃死後，他宗族裡的親戚，即使是身居顯要地位的人，崔氏也絕不與他們過往通問。廬江的人都同情她孤立無援而又欽佩她能自強。

崔氏生性非常喜愛音樂，雖然貧苦度日，仍常常彈唱樂曲來自我娛樂。她有個妹妹叫菴奴，風姿容貌都不在崔氏之下，善於彈箏，可稱古今絕妙，聞名於時。才十七歲，沒有出嫁便死了。人們都哀憐她的不幸。崔氏的兩個女兒從幼小時起，就向她學習技藝了。大女兒嫁給本地人丁玄夫。她稟性不太聰明，幼小時，每次教她技藝，稍有點達不到要求，母親就用鞭子責打她，但終究還是不懂技藝的奧妙。大女兒心裡常常想念她的阿姨，說：「我是阿姨的外甥女。如今生死兩離，恩愛隔絕已久。阿姨活着時是何等的聰明，怎麼死後就全然不顧，不能用神力來保佑我、幫助我，使我心靈目明，大致比得上一般

同行呢？」每逢節日或初一、十五，她總設祭祀，以酒灑地，悲咽流淚。這樣過了八年，她母親也很傷心可憐她。

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大女兒夜間睡覺時，忽然驚起號哭，對母親說：「剛才我做夢見到了阿姨，她拉住我的手哭泣說：『我自從離開人世，在陰司裡名屬教坊妓籍，由太常寺博士李元憑傳授我樂曲。元憑幾次將我推薦給憲宗皇帝。皇帝召我在宮中居住。一年後，將我派往穆宗皇帝宮中侍奉，指導諸妃嬪彈箏，在宮中出入有一年光景。老天爺保佑唐室，誅殺了鄭注，天下共同歡慶。唐室諸皇帝的宮中，互相挑選伎藝音樂，用來進獻唐高祖神堯和太宗皇帝二宮。我又得以侍奉憲宗。每箇月中，隔五天輪到一次去後宮長秋殿值班教樂。其餘的日子，就可以隨意遊覽各處，只是不能走出皇宮罷了。你的懇切之情，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沒有辦法能來。最近襄陽公主認我做女兒，十分思念我，我能夠進出公主的住宅。她私下准許我回來，成全你的願望。你早早做好準備！陰間的法律很嚴，倘或讓皇帝知道了，我就要受嚴懲了，還會連累公主。』」大女兒說完，又與她母親相抱哭泣。

次日，就灑掃乾淨一間房子，虛設了一桌筵席，擺上了酒菜果品，彷彿看到了她阿姨已經來了。於是大女兒拿來箏坐定後，就閉上眼睛彈奏起來，隨着手指的撥動，便有所領悟。以前，教她彈奏人間的曲子，十天還學不會一支，現在一天之內

就學會了十支。曲子的名稱和格調，幾乎都不是活着的人所能得到的。聲調哀怨，幽幽的像鴟鴞啼鬼嘯一般，聽到箏聲的人沒有不悲傷歎息的。曲子有《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榭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窗影》（雙柱調四十疊）等。十支曲子彈完，蒞奴愁容滿面地對她外甥女說：「這些都是內宮中新製作的曲子，是皇帝特別喜歡的。《榭林歎》《紅窗影》等，每次宴飲時，都用它來行傳花拋球、舉杯舞蹈的酒令，在長夜飲酒時助興。穆宗敕命任修文舍人官的元稹撰寫樂曲的歌詞，他寫了幾十首，都很美。酒酣時，就命宮女們一首首歌唱。皇帝親自手拿玉如意敲擊，伴着歌打拍子。皇帝很注意曲調的對外保密，擔心會傳到其他邦國去，所以我們都不敢泄露。歲入寅年，地府該當有重大的變化發生，曲子能夠流傳到人世間了。陰間與陽世不同路，人與鬼不同道，如今居然能在人事上有所接觸，這也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決非偶然。正須將我這十支曲子獻給人世間的天子，不可以使它在聖明的時代埋沒無聞的。」

於是，這件事就由縣呈報給州，州呈報給府。廬州刺史崔親自召大女兒來試奏，果然箏弦發出的聲音嘹亮悅耳。它有

點像琴的聲調，不像當時秦地流行音樂的風格。用其他許多樂器來與它合奏，則樂調音律都很不相同，難以配合。母親崔氏就叫小女兒向她阿姨再拜行禮，請求也能傳授她這十支曲子，結果小女兒也全學會了。到晚上，蒞奴告辭而去。

過了幾天，蒞奴又來，對大女兒說：「聽說在揚州的淮南節度使要召你去。到時候怕出差錯，你可以把曲子逐一地再彈奏彈奏。」又留下一支曲子，叫《思歸樂》。過不多久，州府果然命令將大女兒送到揚州去，演奏時一點都沒有差錯。淮南節度使兼觀察使、前宰相李德裕曾論述過這件事。不久，大女兒就死了。

# 東陽夜怪錄

原著 缺名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遇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睹之異。

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暄，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躕焉。

東出縣郭門，則陰風颭地，飛雪霏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

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啟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才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為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借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疏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為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sup>①</sup>，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

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問，聞一人云：「曹長<sup>②</sup>先行。」

① 佛家以化城喻品格。

② 唐時同級官員之間的稱呼。「曹」諧「槽」，謂牛與驢皆槽內食草也。

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即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彷彿若見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瑯瑯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為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sup>①</sup>。」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sup>②</sup>。」次一人曰：「去文，姓敬<sup>③</sup>。」次一人曰：「銳金，姓奚<sup>④</sup>。」此時則似周坐矣。

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為山》<sup>⑤</sup>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

① 「盧」倚「馬」旁為「驢」。

② 「朱」之正中乃「牛」。《尚書》：「放牛於桃林之野。」

③ 「敬」去「文」為「苟」，諧「狗」。

④ 「奚」，「雞」也。其爪「銳」則利於鬥，稱「金距」。

⑤ 佛教曾於雪山修行，稱雪山大士；又天山別稱雪山，謂駱駝來自天山也。

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

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

自虛茫然如失，口喏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吃有峰巒山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為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當為褐，用毛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當為飢）旅，雖勤勞夙夜，料入沉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作替驢），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城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況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

「長安城東洛陽道，  
車輪不息塵浩浩。  
爭利貪前競着鞭，  
相逢盡是塵中老。」

日晚長川不計程，  
離群獨步不能鳴。  
賴有青青河畔草，  
春來猶得慰（慰當作餵）羈（羈當作飢）情。」

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況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制的多，滿座渴詠。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群矚。」高公請俟他日。

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慚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頤（謂嚙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飢渴。只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為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觴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為蹄），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譏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為正覺（覺當為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

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秘咳唾之余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

「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

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峰<sup>①</sup>。」

「為有閩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越咸秦。

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

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異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苟家嘴也）。詠雪有獻曹州房<sup>②</sup>一篇，不覺詩狂

① 雙峰山東山寺為禪宗聖地；又駝背有雙峰。

② 《瑞應圖》：「馬為房星之精。」又杜甫有《房兵曹胡馬》詩。圍獵必犬馬相依。

所攻，輒污泥高鑿耳。」因吟詩曰：

「愛此飄搖六出公<sup>①</sup>，輕瓊洽絮舞長空。

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

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云：『呼雪為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為君，後賢以為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sup>②</sup>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今注》），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群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

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偽為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為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

① 雪，稱六出花。

② 原文驢稱「烏驢」，當指盧倚馬。

一噓乎？」輒念三篇近詩云：

「舞鏡爭鸞彩，臨場定鵲拳。

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

「養鬥形如木<sup>①</sup>，迎春<sup>②</sup>質似泥。

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

「為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

欲知疏野態，霜曉叫荒村。」

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

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裡臧否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荊棘耳。苟眾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慮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

「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寧生<sup>③</sup>。」

---

① 馴養鬥雞，須待望之如木雞，則驕氣盡消，方可鬥。

② 古有殺雞助生氣，壓厲祛邪以迎春之習俗。

③ 寧生指寧戚，曾作《放牛歌》。

候驚丞相喘<sup>①</sup>，用識葛盧鳴<sup>②</sup>。

黍稷茲農興，軒車乏道情。

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

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斲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sup>③</sup>，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有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

無何，去文於眾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為人，有甚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蠟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斗伯<sup>④</sup>比之直下。

① 漢宣帝丞相丙吉見牛喘，恐天熱過早，故問氣候。

② 春秋人葛盧，懂牛語，曾聞牛鳴而知祭祀用了牛、羊、豬三牲。

③ 指刺蝟。

④ 斗有私生子，生而棄於野，虎乳之。虎，貓科，「門第」高於貓。

得姓於楚遠祖楚皇茹<sup>①</sup>，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蠶迎虎迎貓也）。奈何一敬去文，盤瓠<sup>②</sup>之餘，長細無別<sup>③</sup>，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寧守酒旗，諂同妖狐，竊脂媚灶，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日藐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

「為慚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

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sup>④</sup>動吾心。」

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sup>⑤</sup>之後。卿以我為盤瓠裔，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乖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為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sup>⑥</sup>實與向家楚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

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擔擔然若

---

① 楚遠祖姓畢，讀如「咪」，其名如「茹」，則「畢茹」類貓之叫聲。

② 狗名。

③ 謂狗亂交也。

④ 好爵，高官也。「爵」通「雀」，貓所喜食。

⑤ 十二干支中戌屬相為狗。

⑥ 丑屬相為牛。

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於廣眾延譽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着及於名族；上參列宿<sup>①</sup>，親密內達肝膽。況秦之八水<sup>②</sup>，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慚作。今不得已，塵污諸賢耳目。」詩曰：

「鳥鼠<sup>③</sup>是家川，周王昔獵賢<sup>④</sup>。

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為蝟也），應見海桑田。」

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螿所宜，幸陪群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

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遊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sup>⑤</sup>為仇，惡聞發礪之說而去耳。」自虛謝

---

① 西方有胃星。

② 八水中有渭水。

③ 渭水發源於甘肅源縣西之鳥鼠山。

④ 文王獵於渭水，所獲是輔其王業的姜太公。

⑤ 廚師。

不敏。

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為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

「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

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丘。」

「少年嘗負飢鷹用，內願曾無寵鶴心。

秋草毆除思去字，平原毛血興從禽。」

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製，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鉤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睹，但覺風雪透窗，臊穢撲鼻。唯窅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撻。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嚙柱而立。遲疑問，曉色已將辨物矣。

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僂耳嗣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之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采畫處，土人曾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

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

周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睹一牛踏雪嚙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群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髀，其狀甚異，睥睨自虛。

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為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腳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 譯文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祖先是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天考取進士。曾經居住在山東鄒魯一帶的名山中讀書。王洙自己說，在考中進士前四年，因為隨同本州申報名冊的官吏入京參加科舉考試，傍晚來到滎陽，在一家旅店住宿。正好一個彭城縣的舉子成自虛客居此地，因為家中有事不能參加考試，準備返回故鄉。遇到王洙，就說起為赴考辛苦奔波的事來。自虛字致本，談話中提到很多親眼所見的人間怪事。

這一年<sup>①</sup>的十一月八日，成自虛從長安向東返回家鄉。第二天，走到渭南縣境內，正遇上陰天，無法知道時辰的早晚。縣令黎謂挽留他喝幾杯酒，自虛仗着自己乘坐的馬腳力健壯，就讓僕從擔着行李，全都先趕到赤水店等候住宿，自己再逗留一會兒。

等到他走出縣城的東門，只見陰風颳地，飛雪漫天，走了沒有幾里，天就要黑下來了。自虛的僕從，都已經被他打發

---

① 指元和八年。

先走了，路上又看不到一個人，無法問路。到了這個時候，成自虛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裡了。他過了東陽驛站往南走，尋找赤水到谷口的大路。離驛站不到三四里地，有一個低窪的小山村。成自虛藉着林間微茫的月光，大致辨認出一座佛廟，就打開廟門，快步走了進去。雪下得越來越大了。自虛心想既有佛廟，一定有住持的和尚，準備要求歇腳避雪，便鞭馬進入院內，後來才看清院內北側橫着幾間空屋子，靜悄悄地沒有燈燭。仔細聽了很久，隱約好像有人喘息的聲音，於是把馬拴在西邊的柱子上，連連呼喚：「院主和尚，今晚請大開慈悲救救我！」慢慢地聽到有人回答：「老病僧智高在這裡。剛才僮僕已被派到村裡去化緣了，沒法找到引火物點燃蠟燭。雪這麼大，又是深夜，客人是幹甚麼的？從哪裡來？四面都沒有鄰居人家，怎麼幫助你呢？今晚如果你不嫌惡我有病齷齪，就請過來和我做伴，免得在風雪之中挨凍。我還可以把身下墊的乾草分給你一些，足以躺下休息了。」自虛既然沒有別的辦法，聽到這番話心中也很高興。於是進入屋中，問道：「高公故鄉是哪裡？為甚麼棲居在此地？出家前姓甚麼？我既然承蒙您收容接納，多少應該了解一些您的身世。」高公說：「貧道俗姓安（因為駱駝背上的峰俗稱肉鞍），生在大沙漠以西。因為發願要把畢生的力量奉獻給佛，隨着機緣來到中國。到這裡時間不長，寺院荒蕪破敗還沒顧上收拾。秀才您忽然光臨，沒有甚麼可招

待，希望您不要見怪。」自虛和他這樣一問一答地閒談，差不多忘記了剛才的疲倦，就對高公說：「我今天才知道『探寶化城』這句話，佛祖不是隨使用作比喻的，今天高公就是我的導師了。高公是佛學正宗，所以才有如此使人心服的理論。」

一會兒，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好像有幾個人正結伴向這裡走來。接着聽見有人說：「真是一場好雪！師丈在家嗎？」高公還沒來得及答話，就聽見一人說：「曹長請先走。」有人說：「朱八丈應該先走。」又聽見有人說：「道路很寬，曹長不必苦苦謙讓了，兩位並肩先走就行了。」自虛心想來人很多，自己的膽子也壯了不少。過了一會兒，好像來人全都在屋中坐定。其中一人說：「師丈，這裡有借宿的客人嗎？」高公回答說：「剛才正好有位客人來求宿。」自虛眼前一片昏黑，看不清來人的形貌。只有最前面一人俯身房檐下，被白雪映照，彷彿見他穿着黑色的皮袍，背部和肋下有白色的補丁。那人先向自虛發問道：「客人為甚麼獨自一人頂風冒雪半夜來到此地？」自虛就把實情詳盡地告訴了他。那人於是請問自虛的姓名，回答說：「進士成自虛。」自虛也乘機問他們說：「黑暗中不能一一拜識尊顏，將來無法讓子孫知道我們這些老朋友。請各自說說自己的官職和尊姓大名吧。」就聽見一人說：「我是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又一人說：「我是副輕車將軍朱中正，別號桃林客。」又一人說：「我名去文，姓敬。」

又一人說：「我名銳金，姓奚。」這時好像大家已團團圍坐在一起了。

開始時，因為談起成自虛趕考的事，盧倚馬把話題扯到評論詩文上來。盧倚馬說：「我小時候，就聽人吟詠師丈的《聚雪為山》詩，直到今天還記得。今夜的景象就像詩中描寫的一樣。師丈，有這回事嗎？」高公說：「詩中寫的甚麼？你說說看。」倚馬說：「我記得是：

誰家掃積雪堆滿庭前，腳踏過崇山峻嶺萬千。

我心並不覺侵衣寒冷，曾向冰雪中住過幾年。」

成自虛聽後茫然若失，張口直視，總覺得詩意高深莫測。高公就解釋說：「雪山是我家鄉的山。以前有一年偶然看見小孩子在堆雪玩，矗立成峰巒起伏的群山形狀，不禁遙望西方懷念起故鄉來了，悵然之餘，就寫了這首詩。曹長真聰明，竟然至今還記得！貧道過去那些惡劣不堪的詩句，要不是曹長總在口中念叨，連我自己也要忘記了。」倚馬說：「師丈逍遙馳騁在遠荒大漠之中，擺脫了塵俗的一切羈絆，道德巍巍，稱得上高出我輩一頭。像我們這些人，望塵奔走，怎能仰見您的項背呢？我倚馬今年春天因公事進城，天性愚笨，城中又柴米價格高昂，使我備受折磨。暫時羈（諧「飢」）旅異鄉，雖然日夜勤勞，所得的薪水（草料）很少，而肩上的負擔卻不輕，時常害怕受到處罰責罵。最近承蒙所在衙門為我升轉了一個空頭官

銜（謂徒然被改作替換服役的驢子），是想進而請求擺脫這種沉重的負擔。昨天晚上出了長樂驛露宿在城牆下，悲傷自己在塵世中碌碌奔波的不幸，感慨之餘，產生了隱退山林、與山鹿野麋為伴的念頭。於是寫了兩首歪詩寄給同伴。今天當着各位詩人，很想念一遍，又有些猶豫不敢。」自虛說：「今天能有幸聽到您的佳作，真是個不尋常的日子。」倚馬又謙讓說：「是我不揣鄙陋了。何況師丈一代文學大師也在這裡，我怎敢獻醜呢？」自虛苦苦請求道：「大家都很想聽，很想聽。」倚馬於是高聲朗誦他的詩道：

「長安城東頭洛陽道中，  
車輪不停息塵埃蒙蒙。  
搶先為爭利競相揮鞭，  
相逢卻都是碌碌老翁。  
天晚路途長不計行程，  
離群獨自走不能嘶鳴。  
幸有青青草生於河畔，  
春天來尚能慰我羈情<sup>①</sup>。」

在座的人都稱讚說：「真是好詩！」倚馬謙虛道：「太差了，太差了！」朱中正對高公說：「以前聽說北方大漠一帶的學子，

---

① 「慰」諧「餵」；「羈」諧「飢」。

很多人都能吟誦師丈的佳句。今天正好相聚在群賢畢集的潁川，又恭聽了盧曹長所念詩句，一洗心中的昏濁鄙俗，神清意爽。您新作一定很多，在座的都想聽您吟詠一番。為甚麼不讀兩三首聽聽，以滿足大家的期望呢？」高公請求改天再說。

中正又說：「看今天這麼多名士都在場，盛況不亞於當年梁孝王的兔園大會；高談闊論，也稱得上是一時之盛事了。可惜這裡離集市太遠，夜半更深談興正濃，不僅沒有酒，連菜餚也沒有辦法搞到。賓主之間禮數不周，非常慚愧。我們正把探究真理當作食物大嚼大嚙<sup>①</sup>，而各位先生卻整夜沒有東西填肚子，真是不好意思。」高公說：「我聽說精妙的言論可以使人忘記飢渴。就拿朱八郎來說，力氣比任何人都大，一舉一動都循規蹈矩，攻克城池犒勞士兵，是他的長處。只是佛家有因果變化十二環節之說，其實都由其中『觸』<sup>②</sup>這一環節開始的。人生茫茫，苦海無邊，煩惱也由此而生，不知到何地才可見菩提<sup>③</sup>而覺悟，入何門才能脫離火宅而修得正果<sup>④</sup>？」中正回答說：「依我看來，就好像前車翻了，後車仍然要翻一樣，人們總是在『惡道』中生死輪迴，無法解脫，先後報應，道理再明

---

① 謂驢、牛和駱駝一樣有吃草的本性。

② 譏牛之以角觸物也。

③ 「提」諧「蹄」。

④ 佛教用以喻人生苦難，此譏則其被烹煮也。

白不過了。伸長脖子來修道行<sup>①</sup>，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高公放聲大笑，又說：「佛家崇尚清淨寂滅，修持成功就稱作『正覺』<sup>②</sup>，覺就是佛。像朱八郎剛才所說的，就稱得上是深深領悟『正覺』的妙旨了。」倚馬也不禁大笑起來。

自虛又說：「剛才朱將軍再三請求和尚出示新作。在下心中也實在想拜讀您的大作。和尚難道因為我自虛來自遠方，不是佛教中人而有所鄙視嗎？況且和尚氣度非凡，胸懷深廣，詩作的格調韻律、才藻情思也一定橫絕一時，美妙清新，脫落俗套。難道真要將佳作秘而不宣，不肯念一兩篇讓我們開開眼界嗎？」高公說：「承秀才苦苦請求，我愧不敢當，看來這件事很難再拒絕了。但老僧身患殘疾，體質衰弱，學業已荒廢很長時間了，況且吟詩作文，本來就不是我之所長。只賴朱八，無故揭我的短。但我在病中，也偶爾作了兩首詩自述生平，您願意聽一聽，為我指正嗎？」自虛說：「我洗耳恭聽。」高公的詩是這樣寫的：

「粗布衣藏姓名沒有定蹤，涉流沙走千里憑此衰容。  
傳得了南宗禪心法以後，這軀體就該去終老雙峰。」  
「只為與中國頗有因緣，遠離了西域穿越長安。  
自從氣力衰不再趕路，姑且作頭陀免受羈絆。」

---

① 識駱駝長頸能遠眺，多用以領路。

② 「覺」諧「角」。

念完後，又聽見滿座稱好，經久不息。在座的散去文忽然說：「當年王子猷往山陰拜訪戴安道，夜色中的雪景格外皎潔，但他來到戴家門外，就興盡而回了，於是流傳下來『何必見戴』的名言。當時的人都注重逸興，不拘俗禮。今天成君可稱是以文會友，比遇雪閉門不出的隱士袁安、蔣詡之流高明多了。我年輕時很有幾分豪氣，生性喜歡鷹隼一類的猛禽，曾經就在這樣的天氣裡，馳騁遊獵。我老家在長安城東南方，一直奔跑到底川的東祭壇（那裡的地名就叫苟家嘴）。當時作了一首詠雪詩獻給曹州房，念出來即使不被詩狂們攻擊，恐怕也會有辱尊聽的。」於是吟誦那詩道：

「六出花飄飄我愛此公，似輕玉柳絮飛舞長空。

當年曾隨秦丞相李斯，跳躍在平川喜歡北風。」

他接着說：「獻完詩，曹州房很欣賞我這首詩，故意為難我說：『稱呼雪為公，恐怕不太合適吧？』我就徵引古人尚且有稱竹為君，後人把它當作著名言論的例子，來證明我的用法。曹州房張口結舌，回答不上來。不過曹州房本來就不是懂詩的人。烏大曾經對我說：『難得你們臭味相投。』這話一點不錯。如今他到遠方做官去了，擔任東州的參軍，相隔數千里。苗十<sup>①</sup>稟性威猛兇橫，依仗着親族眾多，強迫別人為他做

---

① 苗，貓也，因其叫聲「五五」，所以排行為十。

事，奚兄弟也真是君子，願受他的欺侮，不然，他哪敢如此放肆！」奚銳金說：「不敢當。沒見到苗生有好幾天了吧？」「總有十多天了。」「那麼姓苗的去哪兒了呢？」去文說：「應該不會太遠。他得知我們這些人在這裡聚會，估計也會想來的。」

過了沒多一會兒，苗生忽然來了。去文裝作高興的樣子，拍着苗生的背說：「可合我的願望了！」去文就領着苗生和自虛相互見禮。自虛先報了自己的名姓。苗生說：「我名介立，姓苗。」賓主之間相互介紹問候的聲音，一時非常稠密雜亂。銳金在一旁說：「我此時正在苦吟詩句。各位都聽任我又發詩病，不獻醜了吧，怎麼樣？」自虛說：「剛才承蒙奚生對我照顧很多，這會兒為甚麼吝惜起自己的瑰寶來，讓我們大失所望呢？」銳金退後幾步，遲疑一會兒說：「怎敢不念幾首引大家一笑呢？」當即念了三首近作道：

「對鏡舞彩羽可比鸞鳳，臨場時決勝鷹爪之中。

正回想儀仗全盤之日，御樓前看我昂首稱雄。」

「馴養打鬥形同木雕，迎春壓邪質如泥淖。

風雨如晦總能長鳴，又怕甚麼棲處卑小？」

「曾助孟嘗君脫難出城，常懷念紀涓養育大恩。

要知道我的疏野狂態，清霜拂曉時啼叫荒村。」

銳金念完詩後，也聽到黑暗中一片讚賞聲。

高公說：「各位不要把朱將軍只看作是一介武夫，其實他

十分精於邏輯辯論，還寫得一手好文章。但他至今一言不發，只在心裡暗中批評我們，這恐怕不大好吧！況且成君是來自遠方的貴客，今晚和我們相聚在一起，這正是佛家所說的須要許多世的緣法，才能使鳥在同一棵樹上棲宿一夜呀。怎能不趁此機會留下一段佳話作為日後談論的話頭呢！」中正站起身來說：「師丈說這話，就是存心讓我為難了。不過假使大家都因為這事心裡不愉快，我也只好勉強從命了。只恐怕伸手攬過事來，自討苦吃，怎麼辦？」高公說：「請大家安靜一下，聽朱公念詩。」中正的詩是這樣寫的：

「豎牛<sup>①</sup>亂魯國使我空負虛名，遊秦不捱餓感激寧戚先生。  
怕節候失時丙吉丞相問喘，用三牲只有葛盧能識鳴聲。  
倚仗它莊稼才好農事能興，拉大車路途辛苦哪有熱情。  
只覺得近來筋力逐漸減退，倒不如一心一意歸去農耕。」

高公歎息着說：「朱八丈有如此高的文才，卻至今沒有擺脫閒散官職，不知道又有誰能扶持你！太屈才了，太屈才了！」盧倚馬說：「扶風<sup>②</sup>二哥不巧有事被牽絆住了<sup>③</sup>，還有我家龜茲公<sup>④</sup>品德越來越差，生性喜歡熱鬧，不愛寧靜，又奔走迅

---

① 豎牛，魯叔孫氏家臣名，非真牛。

② 馬姓之郡望。

③ 暗指自虛騎的馬被拴在樹上。

④ 龜茲，西域國名，其王以非驢非馬稱騾，後以龜茲指代騾。